

未寄家书映忠魂 滇军兄弟浴血台儿庄

通讯员 刘作芳 文/图

1937年秋,中华大地烽烟四起。云南,这个位于西南的边陲之地,毅然组建起一支劲旅——被国民政府授予“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”番号的新军。这支队伍下辖三师六旅十二团,4万余名三迤健儿怀揣报国热忱,于10月12日誓师出征。军歌嘹亮,铁流北上,《六十军军歌》的激昂旋律在山间回荡:

救国兵兵赴战场,八千里路马蹄忙。
三迤健儿皆扬名,远征战士强复强。
怒发冲冠慨而慷,杀伐用枪保国疆。
前进!前进!冲锋!冲锋!
显我军神威,和倭奴拼命。
劳工师,击虎狼,万人欢送塞路旁。
旌旗飘荡多雄壮,三迤健儿皆扬名。
远征战士强复强,怒发冲冠慨而慷,
杀伐用枪保国疆,前进!前进!
冲锋!冲锋!
显我军神威,和倭奴拼命。
万夫之雄,为民先锋,报国尽忠。
信义诸君,马到成功。

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,行进着来自盐津县普洱镇坝坝村赵伯勋家的两名少校连长——三子赵师韩(又名赵继昌)与四子赵师韩(又名赵克)。他们出自云南陆军讲武堂,此刻并肩奔赴抗日前线。赵师韩任183师542旅1084团1营6连连长,赵师韩则任同团3营1连连长。从昆明出发,征途漫漫,兄弟二人各自率领连队,毅然前往那烽火连天的战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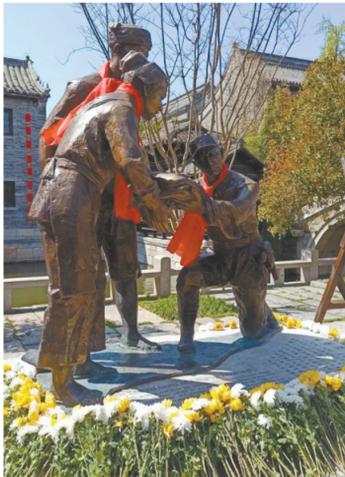
历史的指针拨至1938年4月下旬。182师、183师在台儿庄外围的陈瓦房、邢家楼、五圣堂一带,突然遭到凶悍的日军,一场炼狱般的血战就此拉开序幕。

4月22日,邢家楼、五圣堂阵地争夺战率先打响。542旅在旅长陈钟书的指挥下,奋勇争先,成功抢占阵地。日军如潮水般汹涌扑来,陈钟书沉着下令隐蔽。待敌军进入有效射程,霎时间机枪怒吼,手榴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,敌人丢盔弃甲,狼狈溃退。亲历者山毓明回忆,在短暂的战斗间隙,许多战士默默将纸币折成小块含入口中——这是他们对牺牲后“彼岸”世界最朴素的准备,无声地诉说着视死如归的决绝。

当日下午,日军集结重兵,发动更猛烈的反扑,左翼突遭骑兵偷袭。陈钟书临危不惧,急令部队阻击,却不幸在激战中流弹击中头颅,轰然倒地。因伤势过重,他当晚壮烈殉国,年仅47岁。当时的报道记载了滇军的勇毅:“血战,大展神威,敌两师团,歼灭过半”“坚强反击,毙敌五千以上”。

就在同一天,五圣堂的硝烟深处,一段关于“兄弟连长”的悲壮传奇正在上演。他们的事迹至今仍留在台儿庄民间口耳相传,亦被云南文史郑重记录:

赵师韩所在的1084团1营战斗情况异常惨烈。作为连长,他肩负夺取五圣堂阵地的重任。自午后二时起,赵师韩率领全连勇士如猛虎般突入敌阵,与日军展开残酷的白刃搏杀。他们一次次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,历经七轮血战,终将五圣堂夺回。不甘失败的日军旋即调集重炮,数百发炮弹如陨石般倾泻而下,瞬间将小小的村庄夷为废墟,一连士兵伤亡过半。激战中,一枚子弹洞穿赵师韩的额头,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7岁。



台儿庄古城铜像——赵师韩向父母呈上弟弟赵师韩的遗物。

硝烟尚未散尽,赵师韩在几乎拼光了自己的连队后,不顾一切冲入一团混乱的1连阵地寻找弟弟的身影。他找到了——四弟已躺在冰冷的土地上。巨大的悲痛瞬间攫住他的心脏,却容不得片刻哀泣。赵师韩强忍撕心之痛,奋力将弟弟的遗体从尸山血海中扒出后,冲进一处尚在燃烧的断壁残垣下暂避。天色渐暗,战场陷入死寂。在整理遗物时,赵师韩颤抖着从弟弟的衣袋中掏出一封紧贴胸口的家书。借着微光,他看清了那简短却重若千钧的文字:

慈爱的双亲:
现在我们已经加入台儿庄战场了。儿已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,去和敌人肉搏。此后战场上的消息请您老人家不要担心,同时亦怕不可多得了罢!伯父以及三姐、四姐、惠珍等各处的信,情况上也不许可我安静地一一问安。飞机不住地抛炸弹,大炮不住地咚咚响。不写了,敬祝福安。
不肖儿师韩跪禀 四月二十日投

这封沾染着硝烟与体温、最终未能寄出的家书,字迹滚烫,凝结着舍生取义的赤子丹心与拳拳孝思。
残酷的现实容不下悲恸。赵师韩强忍烈心之痛,在废墟间搜寻尚未燃尽的梁柱、椽木,为弟弟搭起最后的归宿。烈火熊熊,吞噬了年轻的躯体。赵师韩解下肩上的干粮袋,庄重地收起弟弟的骨灰。“弟弟,我带你回家。”从此,这特别的“行囊”与他形影不离——转战沙场时背着,身负重伤被抬入后方医院时背着,最终跋涉千里,背回了故乡。当骨灰与那封染血的家书交到父母颤抖的手中时,天地同悲。这一感天地动地的义举,曾令武汉报界为之动容,纷纷刊文颂扬。

父亲赵伯勋强忍悲痛,立即致信省政府主席龙云,请求将赵师韩遗体安葬。这封信写于1938年9月,现珍藏于云南省档案馆,讲述了赵师韩牺牲、赵师韩背着弟弟的骨灰继续抗战以及回滇的经过,并恳请将赵师韩骨灰安葬:“……兹三子继昌,奉命随师回滇,并得将四子克遗灰同时运回滇,现寄于江西会馆。顷闻绥靖公署筹办追悼六十军阵亡将士大会将届

期,国民感国难之日急,正值抗战最紧要关头之时,伤四子之遗灰未葬,应求哀荣一以励众。民虽老衰,爱子之念固深,然有子为国殇,亦复何恨?伏望政府慰国民暮年丧子之痛,妥位先死事者而勉励后死……并附赵克遗像遗物,恳请发交大会陈列……祈趁会期公葬于陆军墓地,以妥忠灵。”

信函所附赵师韩的遗像与遗物至今仍保存于云南省档案馆。其中遗像为赵师韩英姿勃发的戎装照片,背面记载了他“预备着为民族奋斗,为国家牺牲”的留言,真切地表达了这位青年士兵即将奔赴前线保卫祖国的信心和决心。

1938年10月30日,云南各界在昆明市金碧公园召开追悼六十军阵亡将士大会。省政府、六十军返滇军官、阵亡将士家属及社会各界民众万余人参与哀悼。大会未能运回云南的六十军阵亡将士灵位迎入忠烈祠供奉。同日,赵师韩烈士遗灰与台儿庄战役牺牲的士兵共同接受公祭,安葬于昆明墓园。

滇军的浴血奋战赢得了统帅部的嘉奖。六十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致电勉励军长卢汉:“忠勇奋发,足资楷模!”赞誉滇军“使抗战大局转危为安”,并期许“继续努力,压倒倭寇,以图国威”。

民国《盐津县志》的阵亡名录上,镌刻着90多位在台儿庄战场殉国的盐津子弟姓名,“吾津有壮烈牺牲殉国成仁之人在,大为河山生色”。这是用血肉铸就的丰碑。《盐津县文史资料》第二辑记载:在那场持续20余日,被称为“邳北战场”的惨烈战役中,当时人口8万人的盐津县,有96名子弟壮烈捐躯。仅落雁乡,参战18人,13人埋骨他乡。

87年光阴流逝,台儿庄的焦土早已生出新绿。然而,赵师韩那封未寄出的家书,连同兄弟间生死相托的骨灰袋,以及许多消失在烽火中的年轻生命,如同永恒的丰碑,向历史诉说着一个民族在危亡时刻的坚韧、不怕牺牲与不朽的爱——对家园、对同胞、对脚下这片浸透血泪却生生不息的土地。

巧家县历史名人熊翔:

弹痕铭忠魂 热血铸丰碑

通讯员 张顺富 陈运红 刘宏 文/图



熊硕(左)讲述爷爷熊翔的故事。

巧家这片灵秀之地哺育了一位被人们永远铭记的抗日英雄——熊翔。他是滇军将士中铮铮铁骨的硬汉,是台儿庄战役中九死一生的幸存英雄,更是以满身弹痕与不屈气节书写家国大义的巧家骄子。

近日,笔者借助翔的史料记载与熊翔后人的深情讲述,得以探寻这位抗日英雄的生命足迹,熊翔的形象也由此从历史的尘埃中越发清晰。

寒门子弟的从军路
从“武术能手”到“讲武堂精英”
关于熊翔的出生年份,史料与其家人的记忆存在1904年与1905年两种说法,但无论哪种,都指向他贫苦却坚韧的早年岁月。熊翔出生于巧家县城的一个木工家庭,原名熊自强,字凤皋。命运的转折,始于他对武术的热爱和对家国的牵挂。

年少时的熊翔,不仅写得一手清秀有力的书法,还练就了一身扎实的武艺。投身滇军后,他的军事天赋很快崭露头角:在全军枪械格斗比赛中,他力压众人夺得第一。凭借这份过硬实力,他被推荐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十九期深造。这座培养了无数滇军将领的学府,让他从“武术能手”成长为一名懂战术、严治军的军人。

据《巧家县志》记载,熊翔任区队长时,“治军严明,刚正清廉,与士卒同甘苦”。在士兵眼中,这位长官没有架子,训练时常常冲在最前面,吃饭时与大家同坐一桌。平易近人的作风,为他后来率部冲锋埋下了伏笔。

台儿庄的生死时刻
500人拼到最后,他带伤报信守战局
1938年春,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,

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奉命开赴徐州,参加台儿庄会战。时任183师541旅1081团尹国华营副营长的熊翔,随部队奔赴前线。

4月22日,尹国华营作为先头部队抵达陈瓦房,迎面遇上的是配备坦克和重炮的3000余名日军——兵力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的6倍。“没有退路,只能死战!”全营500余名将士抱着必死决心,与日军展开血战,数次击退他们的进攻。子弹打光了,他们就端起刺刀拼杀,与敌人展开肉搏战,逐屋争夺,死战不退。营长尹国华倒下了,士兵们接着往前冲;战友牺牲了,活着的人毫不畏惧死亡,继续战斗。

熊翔在激战中身中数枪,腿部及身躯多处被弹片击中,鲜血浸透了军装。在日军攻势稍弱的间隙,他强忍重伤率部突围,却遭遇日军伏击。白刃战中,身边的战友相继倒下,最终只有他与士兵陈明亮带伤成功脱险。

“爷爷被炮弹震飞后,掉进了一个浮土坑里,昏迷到半夜才醒。”孙子熊硕从父辈口中得知,熊翔醒来时,四周一片死寂,借着月光,他辨认出部队方向,忍着枪伤的剧痛,以妻儿为掩护,滚爬几公里后,终于抵达183师驻地——东庄报告战斗情况。得益于他带回来的一手情报,师部首长及时调整部署,从而稳住了战局。而他体内的那颗弹片,从此与他相伴,直至1969年去世,X光片上那道清晰的亮痕,成为他浴血奋战的最好证明。

伤口愈合后,熊翔升任团长,率部参加江西高安战役,再次负伤。一次次冲锋,一道道伤疤,刻下的是一位军人以身

许国的铮铮誓言。

脱下军装后的坚守
从“上校附员”到“街头写联人”
1949年,熊翔参加了云南起义,后任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秘书处处长附员。1953年复员后,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巧家县城,脱下军装,回归平凡生活。

“爷爷复员后,从昆明背着包袱、挑着箩筐,徒步返回巧家。他通过做小本经营、手工匠维持生计,曾专门为城里的豆花饭店帮工挑水。在生活最困难的时期,他还挑水沿街叫卖。由于写得一手好字,每逢过年,他就支起一张桌子,免费给街坊邻居写春联。”回忆起父辈的讲述,熊硕不禁陷入了沉思。

“我的爷爷不仅是一位作战勇猛、身先士卒的英雄,还是一个正直刚烈、有着青年血性的好标杆。能有这样的爷爷,我感到很骄傲。”熊硕说,爷爷从不提及往日的战功,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百姓。

从血战沙场的勇士,到为生计忙碌的饭店帮工,身份虽然变了,但熊翔骨子里的“刚正”却从未改变。老街坊们都说他为人正直,从不占小便宜;后辈们也记得,他常教育子女“做人要顶天立地”。这份融于血脉的气节,比任何勋章都要珍贵。

记忆的传承
一张老照片,一段不能忘的历史
“10岁那年,爸爸整理爷爷奶奶的遗物时,一张老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就是从这时起,我才知道原来爷爷是位英雄。”熊硕至今仍清晰地记得,父亲拿出一张泛黄的老照片,照片中的熊翔身着军装,虽面带倦容,眼神却依旧坚定。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,是熊翔在台儿庄战役中留下的。照片背后,还有他亲笔写下的战地心声。

后来,熊硕通过父辈的讲述、老街坊的回忆,查阅《巧家县志(1997年版)》《中国共产党巧家县历史(第一卷)》《昭通人物志》等史料,并到云南陆军讲武堂查阅档案,才逐渐了解爷爷的一生。他珍藏着爷爷奶奶的结婚证,保留着爷爷与家人的合影——照片里的爷爷身姿挺拔,眉宇间沉淀着烽火岁月的沧桑。

熊硕说:“爷爷的事迹深深地影响了我。作为年轻一代,我们不能忘记历史,要把苦难与荣光刻进心底,让担当与勇气融入血脉,在砥砺前行中勇挑重担,用实干与汗水创造出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。”

“爷爷的故事,不是用来炫耀的,而是用来铭记的。”熊硕给晚辈们讲起台儿庄战役,讲起爷爷身上的弹痕时,总会语重心长地叮嘱道,“这些不是遥远的历史,而是先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。记住他们,就是守护我们的根。”

在巧家县炉房乡噜布村,与玄武岩伴生的自然铜,孕育出一项传承600年的手工技艺——炉房斑铜。这项以“天然成斑、不事雕琢”为核心魅力的金属工艺,是中国民间工艺的瑰宝,正在坚守与创新中焕发新生。

铜与火的对话
工艺里的自然灵性
炉房斑铜的灵魂,藏在原料与工艺的共生中。其原料取自噜布村特有的自然铜,经匠人手工完成熬铜、锻打、淬火、塑形、敲打、焊接等数十道工序,最终在器物表面催生独一无二的花纹。

这种斑纹的形成堪称奇迹:每一次锻打都使金属肌理发生微妙的变化,每一次高温氧化都让纹路自然晕染,全程无刻意雕琢,却成就了机器无法复制的灵性之美。斑铜分生斑与熟斑:生斑取自天然高纯度铜矿,因原料稀缺而尤为珍贵;熟斑经熔铸加工,更适宜制作实用器皿。但无论生斑还是熟斑,都需经过上万次的反复敲打,正如炉房斑铜第14代传承人高顺堂所说:“用不烂、摔不坏,慢慢敲、才成器。”

家族接力
从谋生手艺到文化符号
这项手艺的传承,凝结着高氏家族15代人的坚守,历经600余年的传承与发展。早年,高顺堂一家只是噜布村的普通农户,农闲时靠祖传技艺制作铜盆、吊锅等补贴家用,年收入仅两万元。如今,他们已在炉房乡集镇上建起手工作坊,并创立了巧家县盛斑铜文化产业有限责任公司,年收入可达30万元。

传承的接力棒正传递至下一代人手中。高顺堂的4个儿子均学艺有成,是炉房斑铜第15代传人。其中,高远统从2017年起就专职从事斑铜制作,还通过直播展示制作过程:“一个成品需敲上万次,粉丝们都觉得震撼。我们的产品十分厚实,不但实用,还具有收藏价值。”从谋生手艺到文化符号,高家人的世代坚守让斑铜走出了深山。

破局与新生
从断层危机到多元绽放
曾几何时,这门依赖经验传承的手工艺,一度面临传承断层、产品单一与市场萎缩的困境。转机出现在2015年,炉房斑铜被列入昭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并加快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

的步伐,加之“国潮”兴起与文旅融合的推动,炉房斑铜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。

破局的关键在于创新。产品方面,炉房斑铜突破传统摆设的局限,不断向茶具、酒器、文具等实用领域延伸,还尝试斑铜嵌银、轻奢联名、艺术雕塑等高端路线,逐步打开了收藏市场。产业层面则积极探索新路径:通过积极申请非遗专项资金、引入文创投资,推动斑铜产业园区建设;计划打造“斑铜文化体验馆”,结合旅游线路让游客亲身体验锻打、淬火等工艺;传承人持续创新,将斑铜元素融入家居装饰与服装配饰,开拓更多可能性。

“我们正在挖掘斑铜的历史与传承故事,并通过培训提升传承人技术水平,着力打造产业品牌。”炉房乡宣传委员王俊说,下一步,炉房乡将以斑铜工坊、文旅体验和文创周边为重要抓手,推动非遗产业化,让更多人了解这项深山里的技艺。

展望未来
让斑铜的光芒点亮生活
回首600年,炉房斑铜的每一道斑纹都是时光与匠人的印记;展望未来,它仍将在守正与创新中稳步前行。高氏家族既延续手工初心,也不断拥抱市场,让这些承载岁月荣光的斑铜记忆,成为当下生活中可感、可触、可用的美好存在。

正如那些在锤打中自然浮现的斑纹,炉房斑铜的未来,正在坚守与突破的每一次碰撞中呈现在人们眼前。



斑铜器皿。

炉房斑铜：六百年技艺的守正与新生

通讯员 谭昌国 文廷菊 单楠 李仁念 叶春梅 文/图